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七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

前集

道德門

道德

樂道忘賤安德忘貧

文子駙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樂无樂而不為注云有欲則所欲不無樂則所不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

耕道獵德

揚子穉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吳秘曰或人以書不得獵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

獲饗亦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此利莫大焉

有德而後可言道

子家子 記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无其德而言知道者皆妄也

德

大德不德

孔叢子雜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信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其與巷哭三月兮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曾人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孫曰善

德不在大

淮南子繆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慘怛生故其入人也深

德莫若使自適其所

淮南子謂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

斧藻其德

揚子辭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深者歟案音節撫也

言容德之藻

揚子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

積德

說死 積德无細積然无大。文子序積德成王積怨成亡

德者貴身之具

子家子德者貴身之具也无德則為人所賤矣

醫德累以善言

子家子躄之有病其害小德之有累其害大醫躄病者以良藥

醫德累者以善言

修德

修德自身而天下

老子修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修道之身觀存也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修德不以人之知否為作輟

揚子問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宋咸曰辨為无敢德者故曰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敬光大矣騎馳曰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其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愈其光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誠曰君子之不欺闇室

常修德者本見異而修者末

揚子釋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末之有也

養其德而至於全者無敵於外

列子黃紀消或作紀消子為法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侍氣既實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之必記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應志勝而我不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異雞无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无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无敵於外况自全乎

道德仁義

道散為德德溢為仁義

淮南子賦今夫積惠重厚累愛龍恩以聲華嘔符媼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法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道德衰而仁義生

淮南子繆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

仁義在道德之中

淮南子嶠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備於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

道德仁義之所在

說苑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

道德仁義

世道日降而道日離

老子論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元名号之君德大无仁故言上人姓名不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德也謂言蓋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是以無德及其身故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名号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上無以為功成事立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成或下以自奉也禮為之言禮制度而莫之應多則則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而乱之首禮者禮者禮儀而真文故正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言禮廢之微故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莊子以禮為亂之首

莊子處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德不可至不失德而不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德仁義禮譬之身

揚子問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尊之宋咸曰尊也何德以得之有德則動仁以人之有仁則人義以宜之得其宜則事禮以躰之有其體則時天也同馬光曰天性合則渾離則散記昆如五者合而言之則散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躰者其身全乎也不成人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動斯得

揚子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安知義路也尊行禮服也躰以智燭也照物信符也合契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發而皆

仁始性本道一

中說述辭取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性善真道一也禮性之謂道

子產之仁如浸水夫子之仁如天雨

說苑貴德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乎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計氏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乎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湯網一面四十國歸之

新序湯見祝網者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文王澤及朽骨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無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文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又見

仁孝

仁孝以相忘為難

莊子天商太宰湯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湯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此誨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知仁義

南榮越以知仁義為三患

莊子庚桑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越昌于反

滯害智公害仁悞害義

中說欄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螿上遇反也忿憾者仁之騰從音反也蠱悞害義之蠱也

仁義

仁里義門

荀子大畧仁有里義有門里門皆謂禮也里所仁非其里而虛義為居居之義也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

處仁以義行義以禮

荀子謂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能斷而行義以禮然後義也斷而不違禮然後為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義末謂禮節三者皆通然後道也

德容則仁道理則義

莊子謂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

先生相与言仁義

揚子謂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服字却亦曰丹圭也若存存揚子謂一區不如丹圭之富白曰吾聞先生相与言則

以仁与義市井相与言則以財与利如其富或曰先生生无以
養死无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二之至也以其所以葬二
之至也司馬光曰養皆余亮反或曰倚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
矣曰彼以其粗施以顏以其精奉順彼以其回邪顏以其貞正
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仁義繼道德具礼樂

中說禮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具礼樂者也



莊子以堯之仁義不如古者道德之自然

莊子太宗意而子李也賢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為意
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
軼之反也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
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郭象曰言其將以形教自害也
之塗此李云野道德以為仁義不能後遊夫自得之場天無
不似刺乎遙蕩王云縱散也各毛谷反又字推郭李云許由

反徐許鼻反李意而子意而子曰雖然五顯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无以与乎盲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鈞鑿之間耳郭象曰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然也自然之
皆謂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陸曰与
音豫下同如字又去声觀去声无莊據梁司馬云自人名李
以无莊无莊也據梁強梁也李云捶又作鍾頭頗口句銑
以吹火也徐之性反又之藥反推云盧淵之義推帶作與盧舞
之間言小處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
也無才也反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郭曰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
補割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
而欲舟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
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此所遊已師於無師也

莊周以仁義為駢拇枝指附贅懸疣

莊子駢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

修於性郭象曰志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
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多耳而或云駢者不駢其於各足而凡獨駢
是道有以不爲物有大小能育少多所大即駢物有奇用也豈是至
分物皆存之若莫之任是都奔石物之性也○陸德明音義曰
駢步用反漢惟云並也李云併也指便大指也技指王蒼云駢
有六指也指多也崔云過也崔云指便大指也技指王蒼云駢
釋名云指也指多也崔云過也崔云指便大指也技指王蒼云駢
性之本體也駢指指附贅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并形
由於足爲無形之指也王云性者受性爲多故在手爲莫用之
技受生而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四者
以况才智德德行夫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
德之正也郭曰夫物真者无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虫列於
故曰非道德之正即方之少多耳未能与物无方而各正性命
得而或分氣之降即不可少相踐故各守其方則少多无不自
多而任少是幸天下而弃之不少因欲弃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
僻於仁義之行郭曰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
疣虫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
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

贅疣也既傷自然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郭曰聰明之用各有
之理更益其疾也然情欲之所滿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
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滿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
可貴而爲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自然之性若乃忘其
性无多而保其素分則与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郭曰夫有耳目者未嘗以
慕曠則曠曠金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陸曰周禮云白
与黑謂之黼黑与青謂之黻非乎向云非乎言是也○陸曰周禮云白
云黃帝時人也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枝
於仁者濯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而曾史是已郭曰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
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樂路也○陸曰權司
馬云技也簧笙簧也鼓動也曾史曾參史也○陸曰權司
義駢於辯者繫在結繩窟窟曰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陸
无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郭曰夫聘其高辯致其危辭者未
揚墨之間則揚墨墨乃亂羣言之主也○陸曰墨者危辭者未
反向同聲如字一云毛當作九李曰言小辯危辭若結繩之累
五也往云聚无用之語如瓦之繫繩之結也○音韻辭本亦作整
云風也司馬云謂邪說微意穿鑿文句也一音鉤敝本亦作整

徐音解... 故性長非所斷...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於拇者決之則泣... 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目而憂世之患...
徐音解... 故性長非所斷...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於拇者決之則泣... 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目而憂世之患...

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仁義先生之遽廬... 莊子大運... 仁義先王之遽廬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
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仁義先生之遽廬... 莊子大運... 仁義先王之遽廬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

仁義亂心殆猶練目蚊虻... 莊子用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方易位矣蚊虻虻... 商鞅以仁義不足治天下... 有使天下不得信之法...
仁義亂心殆猶練目蚊虻... 莊子用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方易位矣蚊虻虻... 商鞅以仁義不足治天下... 有使天下不得信之法...

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管仲力功智而不力仁義

荀子默子謂子家駒駟名續然大夫不如晏子續言滿續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絕仁棄義

老子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義禮樂

仁義禮樂其致一

荀子大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制而不知知不知其德也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物者雖殊同歸於一也得中故曰其致一也

仁義禮樂所以救敗

淮南子本逮至衰世入衆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誣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謂謀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无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謂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声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嫵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舞象不知樂也淫佚无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声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

莫肯仕此矣吾之所患也

以義而米

東夷女清節非義

家語本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義

士無死節之由

管子難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相與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言所以休其委也此之不為言男女無別則民无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

召忽欲死公子糾管仲不死子糾將以利齊

管子賦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君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魯公之子小白也君命謂魯公之命使立子糾今下

管子季子

十一

管子我兄与我齊國之政也愛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欲死管仲為兄與我文之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之義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義與召忽與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召忽不欲生管仲不欲死

管子謂魯君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耳有所定也謂今既定矣已謂小白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召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謂子為生臣勿忽為死臣死則死也知得禹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行也生者成名生定名也名不兩立成生名不兩立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

列而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不能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成九合之功

下隨以湯伐桀而死於桐水

莊子譏湯伐桀討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
以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
道之人再來漫武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期聞也乃自投桐
水而死桐水在桐國又作

晉光以湯伐桀而死於廬水

莊子前湯又讓晉光上音發又音曰知者謀之武者成之仁
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非仁也人犯其難非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无道之出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
而自沉於廬水廬水在廬山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夷齊以武王伐紂而死於首陽

莊子前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伯夷在孤竹國在
齊國之二子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喜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
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
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下孟以說
信結眾殺伐以要評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
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
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去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
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
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

晏子殖華死義

淮南子情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雖新也公曰
崔杼是從者如此盟而利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也
將戰而死宮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
人國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
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
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豹戰何不殖華可止以義
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
死亡恐也

以身衛義

淮南子繆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公黃衛懿
弘演食其公其非也王子閻張掖而受刃楚負公欲立王子閻
兵子閻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出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
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用之

把梁傲於乃母之言而死於伐莒

說死節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把梁華舟獨不與焉
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
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
行把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把梁華舟下
闕獲甲首二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把梁華舟曰君
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身也臨敵志難止我以利
是汗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
進闕壞車陷陣二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
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
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
舟後息把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
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
國把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
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
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

強而厲為之崩

雍門子狄刎頸而越甲退

說苑立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囊伏劍以止後人之道

說苑立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

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道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道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荼質其上以徇其國

成公趙不能誅宋王而立槁

說苑立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

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隨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得是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田基祛裳入鼎

說苑龍辨勝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拂勝播而出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取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徭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左儒不易言以求生

說苑龍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杜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邢蒯瞶守節而死義

說苑龍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刑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

朱厲附往死以激後世不知其臣者

說苑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由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子倍奪科雉以代王死

說苑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由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辛俞死不忘舊恩

說苑復晉逐欒盪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无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世曰君釋之

弘演刺腹內懿公之肝

新序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与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尽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尽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鄭叔詹赴死而生還

國語晉晉文公伐鄭二人以名寶行成銘莊公弗許曰予我詹

而還晉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也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
晉二人將烹之也詹曰臣願獲尺璧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
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禮也臣曰不可夫
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无赦
矣夫禍及矣尊明勝惠智也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
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
厚為之禮而歸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二顏昆弟宮商

聲隅子曰聲隅子曰琅二乎昆弟宮商也直卿之拒希烈杲卿
之斥祿山雖古之卓烈未可右夫二子也

難死非難

要離請政荆軻不可謂之義

揚子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許國要一遙切曰離也火

妻灰子以反於慶已矣蛛音蝥音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曰吳

其反走見慶王于慶要離請政荆軻不可謂之義也曰吳
可為義哉○司馬光曰政也政問為嚴氏仲犯韓刺相俠累累
也韓相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音反音曼音說音軻
也軻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暗之圖公不測之秦實刺客
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宗義

子路納金以贖顏雝

孔叢子顏顏雝人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
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子納金於子路以入
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
取於交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
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
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

所知也

不忘舊

望舊國而暢然

莊子則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暢然喜雖使丘陵草木之緝緝氏忍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二聞二者也十九謂見十識九

聞所

狐死首丘

文子 飛鳥反鄉走兔歸窟狐死首丘寒蠶洋木各依其所生也

義利

先義後利者榮

荀子榮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義利人之所兩有

荀子大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

終亦場

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

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

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士不通財貨士賤

言之亦不得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

也質讀為質質謂也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冢卿上卿

不修則幣取息之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

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寬其手寬容

仁義為利之大

孔叢子叢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

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下

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蓋言非財大人之孝為道小人之孝為利

揚子子或曰書与經同書經傳記之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
決科曰大人之孝為道小人之孝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義中之利

國語謂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

財利

利之誘人無所不至

管子隸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
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
漁人之入海二深万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
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
無所不入焉

心為利昏則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

子華子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

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
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紛緇也
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紛緇也而豈有所不
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
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
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厲王用榮夷公專利而有流彘之辱

國語謂厲王說榮夷公諡好也榮國為良夫曰謂大夫王室其
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載也載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
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極中猶曰怵惕
懼恐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大雅曰陳錫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

王季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專主流于羗

可規以利者皆常民

莊子臨孔子往說盜跖盜跖大怒曰立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利大故邪

溺於利者忘醜名

慎子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往忘其醜也

以利害義而耻辱至

荀子繼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龜鼈猶以淵為淺而蟻蛄蝨其中鷹為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耻辱亦無由至矣

貪利則必害身

說苑齎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

財聚者人義之

說苑觀晉文公時程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栾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栾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貪利者不仁

劉子言販粟者欲歲之飲賣藥者欲人之疾

禍在好利

尉繚子禍在於好利

利昏人智

子家子利昏人智色昏人神

利者役人之凶器

子家子利者役人之凶器也人有所欲則自役

利者辱身之具

子家子利者辱身之具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

前

廿二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一

前集

道德門

禮

禮所以制中

家語論孔子問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也非仁故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如何以為此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

禮所以為仁

家語論子貢退言游進曰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食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

家國戎田皆不可以無禮

家語論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閭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以之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軌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訟得其黨禮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

治國不可以無禮

家語論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鬻之無相也張三良反乎何所之譬猶中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推禮可以治國家

說苑辨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天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變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豈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國之命在禮

荀子禮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止幽深險

禮於正國如權衡墨

荀子禮者人之所履也夫所履則顛蹙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禮之正國猶衡繩墨規矩

荀子正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豆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誠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禮也

禮猶繩墨衡規矩之不可欺

荀子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為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禮之於人猶川有防而器有範

揚子百五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居影之而已矣成曰周禮謂撤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器也一撤而其善者以有禮也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李曰川防禁盜器

人之防範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李曰幹楨築堵版之屬也

行禮在人

家語論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興則治禮廢則亂

家語論夫禮之所以興眾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眾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澳到詐室言目巧作室必有澳詐之位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澳詐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於席上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並隨則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禮必稱其義

家語論孔子曰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省反

禮以財為用

荀子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人事皆宜由禮

荀子身脩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提慢舒緩也也爾雅云提提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義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憊固也辟違庸眾凡庸人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矣語卒獲此之謂也

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

荀子論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殊問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先王

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

窮可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先王也

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必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

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笙笙所以養耳也疏房

椽額古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謂通也通明之房也疏房

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君謂別曰貴賤有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尺謂通也通明之房也疏房

以養體也則載謂通也通明之房也正所以養鼻也前者錯衡所以養目也和寫

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

謂使萬人見而信之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謂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兒謂武士寢持虎謂以虎皮為衣

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釋而王
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

易知也其類而有本言易行也
先王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

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

荀子大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
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
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謂志也此明為
因當以禮示人也

聖人莫能加

荀子法公輸不能加於繩墨聖人莫能加於禮

齊桓割地以存禮

說苑續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
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
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
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禮不可去

新序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
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
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
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
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
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
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
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
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
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享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
出

禮不可拘

淮南子謂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

而娶許慎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二十數左

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己

數左行十符寅故入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

伯邑考武王兄廢長立聖以無代嫡聖人之權耳文王十五

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

從故則也上句言無禮則無以為德

揚子謂或曰孰若無禮而德司馬光曰或者以為曷若曰禮體

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李勣曰禮如体无体何得為人无禮

文中子數冠昏喪祭之禮廢

文中子紉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

禮其皇極之門

文中子嗣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

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終身不違禮

文中子禮子謂齊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

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齊

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

六者人倫之根稊矣

聲隅子韜聲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容也去就者禮之宗也威儀

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防也親疎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

爵也此六者人倫之根稊矣

吉凶之禮不同

荀子默吉事尚尊朝拜也喪事尚親以親者為主

禮生於既足

說苑 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實華偽文

淮南子 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

冠禮

加冠以厲其心

說苑辨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墮嫚之心而折折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冠祝雍祝王之辭

說苑辨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晉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与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礼与上下周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礼也

婚禮

古人立為婚嫁之期

家語命魯哀公問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群生閑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女之藏物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極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此詩云霜降婦子無怒秋也也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此詩云冰泮農事起也也至二月農事始會男女之元夫家者奔奔者斯及冰未泮歲之盛時也也○殺所成反

宗履以迎

說苑禮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於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二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其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尊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親迎以重其始

荀子大易之威見夫婦易成甘艮上流下艮為少男夫婦之道

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威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

上而剛下陽也陰和聘士之義親迎魚敬之道重始也聘士車

束帛重其禮也

婚禮三日不用樂

文中子相裴嘉有婚會裴嘉薛方士領焉劫士酒中而樂作方

士非之而出士婚九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

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

益也故孔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阮逸注

王通述婚禮

文中子前子述婚禮述在賈夔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也子曰

瓊爾無輕禮無謂俗姑存之可也

聘禮

聘禮不可過當

荀子大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之云禮云士帛云

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

宴禮

定王享隋會而問穀蒸

國語謂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曰景定王享之饋丞丞升也升祈

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隨曰吾聞王室

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以告王

召士季曰子弗聞平禘郊之事則有金蒸全蒸全其牲體而升

王公立飲則有房蒸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為房大也

親戚宴饗則有饋丞饋丞升體解折節折也謂之折也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

士季實來修奮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光天之宴禮欲以貽女

余一人敢設飲禘焉禘半體也禘全體也

禮樂

君子以禮樂相示

家語論孔子問居子張子夏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之汝

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禮故有九其四大饗

之勳勳勳苟知此矣雖在畝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畝畝之中兩

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與與一作樂揖讓而升堂升堂而

樂闋闋下管象舞夏籥序具也下管堂下吹管象舞武也夏文五

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如天而後君子知

仁焉行下子皿中陟中規五旋中矩也鑿和中采齊采齊樂曲名

之節節節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在徹以振羽亦樂曲名是故君子無物

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升歌清

廟所德也清廟所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象舞是故古之君子

不必親相与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

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不能樂於禮素質於德

薄於禮虛非其人則

言而可履謂之禮行而可樂謂之樂

家語問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

禮樂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
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珥知劣兆執羽
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行而樂隨樂也聖人力
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
有禮也

禮樂本於人心末出失禮樂之作

淮南子本故鍾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首杖道有
鼓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
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
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主者不怨死
者不恨天下和治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賦故聖人為之
作樂以和節之末出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
無所布素糝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殫於會賦賦居者无食
行者无粮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也鬻子以給上求
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
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
給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
恨其間無憾也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
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管籥多禮義廢君臣相
欺父子疑怨左充曾思心死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
年失喪之本也

古者禮樂喪葬尚簡朴

淮南子齊律夏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繫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
也皆之名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
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莞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
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
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
窮民絕業而无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雖足以收斂蓋藏而已

古今禮樂與廢不常

淮南子記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比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陽侯殺
母禮為總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與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發夫人之禮陽侯後懷陵國侯也
在戶江古者人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夢侯夫人美
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
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

聖人以禮樂治天下

揚子謂聖人之治天下也凝諸以禮樂李軌曰凝限也
无則禽異則貉宋咸曰左在號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秘曰為帝
王之筆舌也李曰天常五帝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聖諸書五
也言猶天書言而不用者筆舌也司馬光曰天常謂禮樂也
知也夫智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

也伯之益之則推變所適出奇无窮故姜牙與於周而退於齊
少伯之益之則推變所適出奇无窮故姜牙與於周而退於齊
則其皆而退者何也密故顏守一謂而道亦光益者七篇而名
一其之贅多也秘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無
天地之理人而道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強變智者能知共可
然則因之而道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強變智者能知共可
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
矣孟子曰所為德夫用智者為其豐

禮樂求於周則易求於秦則難

揚子問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司馬光曰聞其聲詩如
知樂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未也若其聲詩皆如周
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制曰監於二代曲為之
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三代之禮樂
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光曰秦之禮樂
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制後之季者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
禮樂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知
其可也只秘曰推在臣衣裳其順矣乎臣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
和樂存焉

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

文中子江都有變江都帝幸江都宮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矣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不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王通聞禮樂於樵漁

文中子前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闕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於於闕子明霍及皆隱吾將退而求諸野矣

在人莫明於禮義

荀子論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皆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燁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宝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

古者以恬養智

莊子善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智生而无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管仲隰朋師馬與蟻

韓非子然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兩刃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乃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智雖聖賢有所不通

淮南子注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而服駒駝也孔也黑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也險阻也由是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

莊子法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
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隨玉
毀珠小盜不起與持同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
不爭殫盡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等
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
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弃規矩灑工倕之指
履郭曰係反又力結反徐所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則物各有能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安其性不責用者使能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匠之指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弃而妙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
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
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煇徐音藥三篇云以光消

好知而天下亂

莊子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
弩車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錙網罟罾笱之知多則
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
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漸毒李云漸漬也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
求其所已知者猶昏昏也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
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喘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物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悖薄食也燦消也墮平聲毀也施去声喘亦作喘川亮反
也向音喘與耳轉反崔云燦喘動也
樹音消下音都非之屬

尚知而後不得安其性命之情

莊子天運其知音情七感於厲救又音厲字蠱字當作蠱下當作

貴賢賤不肖為仁知言復知默為知

荀子非十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知也默而當知也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由賜顏回言仁知之異

荀子游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知者皆讀為智

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淮南子泰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

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王健繼

慧捷巧助祿疾力不免於亂也益智以預益仁以恕

益智以預益仁以恕

家語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才智

任智者危用才者困

文子論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注遺

以才自害以智自困

文子論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來墀狝狝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一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二

道德門

桓文信立而霸

荀子韋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矣謂條

有前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也謂非也臣下曉

然皆知其可要非反也也謂非也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約結

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謂非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

一綦謂非也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

本政教也謂非也非致隆高也非綦謂非也文理也非服人之

心也謂非也方略審勞供謹畜積洛戰備謂非也然上下相信謂非也

謂非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

也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桓公九合諸侯信起於柯之盟

新序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

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信寡人之生

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

兩相相揖曹劌手劔技刃而進迫相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

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

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劔而

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

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者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

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

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

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

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吳起賞徙轅徙救以示信

韓非子納篇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謂小亭臨境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於是乃倚一車轆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叔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鄭人置獲信度而不自信其足

韓非子鄭人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及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文公以信攻原得衛

韓非子晉文公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

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二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侯不以疾風失信於虞人

韓非子魏文侯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

不食言

揚子鍾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三良也穆公卒以爲殉言此三良以死之側

國語謂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外秦也內里輿人誦之曰倭人

見倭果喪其田為善為倭彼謂里不受惠公賂出而納之見詐

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得之而狂

終逢其咎謂惠公也每伏也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得田不懲不

復欲與秦共帥之既里不死禍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公殞於

韓秦伐晉韓在晉德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

度而行為賊謀也度也祭衆口以故無不濟

楚厲王擊鼓失信

韓非子外諸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

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

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詐言敵至

韓非子前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曰暮且至擊汝如是者

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

奪其軍此不信惠也一日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

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

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衛鞅以行詐車裂

劉子讓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

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願一飲讌以休二師

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

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強秦之柱石名重於海內貪詐偽之

小功棄誠信之大義一為不信終身見尤卒至層滅為天下笑

口慧者無信

淮南子口慧之人必無信

輕諾者寡信

說苑輕諾者寡信

朝期而晝忘

說苑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

信義

禹湯本義務信

荀子國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心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忠信

忠信可以出入圜流

列子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水孔子使人並反涯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謂

反意遂度而出孔子本而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尤大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親之而况人乎漢帝高帝中亦有此章而小不同見性田自類

君子忠人况於已

揚子君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詞馬光曰忠誠於人曰忠

四維

四維

管子政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禮不踰節義不自進房元廉不蔽惡非耻不從狂詭之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狂則邪事不生○四維張則君令行○守國之度在飭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